

廣弘明集

三



廣弘明集卷第八

唐釋道宣撰

敘元魏太武廢佛法事

帝諱燾以明元帝泰常八年卽位時年八歲尚在幼
冲資政所由唯恃台輔時司徒崔浩尤不信佛帝訪
國事每以爲懷言佛法虛誕爲俗費害黃老仙道可
以存心浩旣雅信仙道授帝老經隨言信用曾無思
擇卽立道壇四追方士當時佛法隆盛浩內嫉之常
求瑕釁會蓋吳反於杏城關中騷動帝乃西伐時浩
從焉旣至長安有沙門種麥於寺中御騶牧馬帝入

觀馬從官入其僧室見有弓矢出以奏聞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當與蓋吳通謀規害人耳命有司案誅一寺閱其財產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蓋以萬計詔乃焚破佛像敕畱臺下四方一依長安行事太平真君五年帝年二十有九春秋方富盛於武功又崔浩邪謀相接交扇方士仙觀日有登臨釋門清衆將事殲殄又下詔曰愚民無識信僞惑妖私養師巫挾藏讖記沙門之徒假西域虛誕坐致妖孽非所以一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已下至於庶人有私養沙門者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沙門

身歿容止者誅一門時恭宗爲太子監國素敬佛法
頻上表陳刑殺沙門之濫又非圖像之罪今罷其道
杜諸寺門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毀滅如是再三
不許時有沙門玄高者定門之秀傑也太子晃師之
晃敬事如佛崔浩得倖於帝恐晃攝政或見危逐密
讒於帝晃有異圖若不先慮後悔無及又晃結納玄
高高又通靈鬼物善得人心可不猜邪帝初不從且
幽之又夢其先祖云太子無事又問百官咸云太子
仁孝枉見幽辱帝乃出晃以政歸之浩又重譖帝信
之便幽歿晃於禁中縊高於郊南浩得志於朝廷也

列辟莫敢致言便以太平真君七年三月下詔一切
蕩除所有圖像胡經皆擊破焚毀沙門無少長悉坑
之斯竝崔浩之意致也及後帝遭癘惱浩被族誅呼
嗟長慨無所及矣事迹如前釋老志廣之

敘周武帝集道俗議滅佛法事

周高祖猜忌爲心安忍嫌郗大冢宰晉國公護權衡
百揆決通庶政帝竊嫉之恐有陵奪召護入內親自
誅之并大臣六家竝從族滅帝以得志於天下一無
所慮也然信任讖緯偏以爲心自古相傳黑者得也
謂有黑相當得天下猶如漢末訛言黃衣當王以黃

代赤承運之像言黑亦然所以周太祖挾魏西奔衣物旗幟竝變爲黑用期訛讖之言斯亦漢光武之餘命也昔者高洋之開齊運流俗亦有此謠洋言黑者稠禪師黑衣天子也將欲誅之會稠達識悟而得免備如別說故周祖初重佛法下禮沙門竝著黃衣爲禁黑故有道士張賓譎詐罔上私達其黨以黑釋爲國忌以黃老爲國祥帝納其言信道輕佛親受符錄躬服衣冠有前僧衛元嵩與賓唇齒相扇感動帝情云僧多怠惰貪逐財食不足欽尚帝召百僧入內七宵行道時旣密知各加懇到帝亦同僧寢處覘候得

失或爲僧讀誦或讚唄禮悔僧皆慄厲莫不訝帝之微行也旣期已滿無何而止至天和四年歲在己丑三月十五日敕召有德衆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帝御正殿量述三教以儒教爲先佛教爲後道教最上以出於無名之前超於天地之表故也時議者紛紜情見乖咎不定而散至其月二十日依前集論是非更廣莫簡帝心帝曰儒教道教此國常遵佛教後來朕意不立僉議如何時議者陳理無由除削帝曰三教被俗義不可俱至四月初更依前集必須極言陳理無得面從又敕司隸大夫甄鸞詳度佛

道二教定其深淺辨其真僞天和五年鸞乃上笑道
論三卷用笑三洞之名五月十日帝大集羣臣詳鸞
上論以爲傷蠹道法帝躬受之不愜本圖卽於殿庭
焚蕩時道安法師又上二教論云內教外教也練心
之術名三乘內教也救形之術名九流外教也道無
別教卽在儒流斯乃易之謙謙也帝覽論以問朝宰
無有抗者於是遂寢乃經五載至建德三年歲在甲
午五月十七日敕斷佛道兩教沙門道士竝令還俗
三寶福財散給臣下寺觀塔廟賜給王公餘如別述
于時衛王不忍其事直入宮燒軋化門攻帝不下退

至虎牢捉獲入京父子十二人并同謀者竝誅

二教論

十二篇

釋道安

歸宗顯本一

有東都逸俊童子問於西京通方先生曰僕聞風流
傾墜六經所以緝脩誇尚滋彰二篇所以述作故擾
柔弘潤於物必濟曰儒用之不匱於物必通曰道斯
皆孔老之神功可得而詳矣近覽釋教文博義豐觀
其汲引則恂恂善誘要其旨趣則亹亹慈良然三教
雖殊勸善義一塗迹誠異理會則同至於老嗟身患
孔歎逝川固欲後外以致存生感往以知物化何异

釋典之厭身無常之說哉但拘滯之流未馳高觀不
能齊天地於一指均是非乎一氣致令談論之際每
有不同此所謂匿摩尼於胎殼掩大明於重夜傷莫
二之淳風塞洞一之玄旨祈之彌劫奚可值哉敬請
先生爲之開闡通方先生曰子之問也激矣哉可謂
窮辨未盡理也僕雖不敏稽疑上國服膺靈章陶風
下席今當爲子畧陳其要夫萬化本於無生而生生
者無生三才兆於無始而始始者無始然則無生無
始物之性也有化有生人之聚也聚雖一體而形神
兩異散雖質別而心數弗亾故救形之教教稱爲外

濟神之典典號爲內是以智度有內外兩經仁王辯
內外二論方等明內外兩律百論言內外二道若通
論內外則該彼華夷若局命此方則可云儒釋釋教
爲內儒教爲外備彰聖典非爲誕謬詳覽載籍尋討
源流教唯有二寧得有三何則昔玄古朴素墳典之
誥未弘淳風稍離丘索之文乃著故包論七典統括
九流咸爲治國之謨竝是修身之術故藝文志曰
儒家之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
者也遊文於六經之中畱意於五德之際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宗師仲尼其道最高者也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者南面之術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是其所長也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敕法此其所長也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官茅屋採椽是以貴儉養
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
是以有鬼此其所長也

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
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
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詞此其所長也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
此見王治無不貫此其所長也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五穀勸耕桑以足衣
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此其所長也若派而別之

則應有九教若總而合之則同屬儒宗論其官也各
王朝之一職談其籍也並皇家之一書子欲於一代
之內令九流爭川大道之世使小成競辨豈不上傷
皇極莫二之風下開拘放鄙蕩之弊真所謂巨蠹鴻
猷眩曜朝野矣

佛教者窮理盡性之格言出世入真之軌轍論其文
則部分十二語其旨則四種悉檀理妙域中固非名
號所及化擅繫表又非情智所尋至於遣累落筌陶
神盡照近超生歿遠澄泥洹播闡五乘接羣機之深
淺該明六道辨善惡之升沈復期出世而理無不周

邇比王化而事無不盡能博能要不質不文自非天下之至慮孰能與斯教哉雖復儒道千家墨農百氏取捨驅馳未及其度者也唯釋氏之教理富權實有餘不了稱之曰權無餘了義號之爲實通云善誘何成妙賞子謂三教雖殊勸善義一余謂善有精粗優劣宜異精者超百化而高升粗者循九居而未息安可同年而語其勝負哉又云教迹誠異理會則同爰引世訓以符玄教此蓋悠悠之所昧未暨其本矣教者何也詮理之謂理者何也教之所詮教若果異理豈得同理若必同教寧得異筌不期魚蹄不爲兔將

爲名乎理同安在夫厚生情篤身患之誠遂興不悟
遷流逝川之歎乃作竝是方內之至談諒非踰方之
巨唱何者推色盡於極微老氏之所未辯究心窮於
生滅宣尼又所未言可謂瞻之似盡察之未極者也
故涅槃經曰分別色心有無量相非諸聲聞緣覺所
知且聲聞之與菩薩俱越妄想之鄉菩薩則惠兼九
道聲聞則獨善一身其猶露潤之方巨壑微塵之比
須彌況凡夫識想何得齊乎故淨名曰無以日光等
彼螢火若夫以齊而齊不齊者未齊矣以齊而齊於
齊者未齊焉余聞善齊天下者以不齊而齊天下者

也何須夷嶽實淵然後方平續鳧截鶴於焉始等此
蓋狷夫之野議豈達士之貞觀故諺曰紫實昧朱狂
斯濫哲請廣其類更曉子懷上至天子下至庶民莫
不資色心以成軀稟陰陽以化體不可以色心是等
而便混以智愚安得以陰陽義齊則使同之貴賤此
之不可至理皎然雖強齊之其義安在

儒道升降二

儒通六典道止兩篇
升降二事備彰四史

問曰先生涇渭孔釋清濁大懸與奪儒道取捨尤濫
史遷六氏道家爲先班固九流儒宗爲上討其祖述
並可命家論其憲章未乖典式欲言俱非情謂未可